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卷二十七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二十七

內容分類

史-史鈔

索書號

史部-史鈔-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索書號: 史部-史鈔-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高祖劉邦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君

漢高祖

附田儼 彭越 陳豨 吳芮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歷代史纂左編卷二十七

相宋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
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
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
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
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仁宗
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高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
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為館閣
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



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
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禮繁縷不亦大乎夏竦
賜諡文正光言此諡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
文莊從龐籍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
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
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
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
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
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
之改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僞不

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
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
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
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災當益甚不當賀從
之同知諫院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
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
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
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
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
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

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日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贊之富至于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改天章閣待制



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自胥吏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返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克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克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爲此

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
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二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
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
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
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
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
本生事卽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
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
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
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

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
極其尊榮議成珪卽命吏以其手藁爲按旣上與大
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
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
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晦乞加宜罪
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畧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
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
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社爲不材將代之光
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
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

時方賢此二人故邊三言以生事為能漸不可長宜
救邊吏疆場細故無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后還政有
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
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偽詔刺陝西義勇二
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疎畧不可用光極言其非持
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驚使驟聞益兵二
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
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
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
為便捷憂今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克軍戍邊

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為然心雖光亦不能不
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且心在此地可也異
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心以邊反掌間事耳
琦嘿然而訖不為止不十年皆如心元慮王廣淵除直
集賢院光論其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
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
哉宜黜之以厲天下神宗即位擢為翰林學士御史
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
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
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日仁曰明日武治國之

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
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
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
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奸邪乞加遠
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旣而復留二人
光又力爭之詔錄穎邨直省官四人爲閣門祇候光
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
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
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西戎部將崑名山欲以
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

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
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
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
山矣若各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
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
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
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
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
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策昔匈奴冒
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

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
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
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
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
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
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
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
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
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
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

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
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
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
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帝守蕭何之法
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
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
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
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
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
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

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何也宰相以爲看詳中書光帝曰相與尚能蠶食下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

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中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

例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耶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以救生民之



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歛其息富者不願以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悉其逋負必令貧富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夫入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

思復之將何所可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
盜賊此事之必王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
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
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
請遂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
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凡迕安石者如蘇
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
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
後毀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

者矣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
奏藁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
斃器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
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爲
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
豈不賢於李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
欲用爲臺官光出知永興軍時下令分義勇戍邊選
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糲悉
修城池樓櫓關轄騷然尤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
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

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上路獨得免徙知許州
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
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
元豐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
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
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
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
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
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補
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

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微佞
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
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
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
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
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
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
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揀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
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
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

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嚮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首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中

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畢仲游士安之孫早受知於光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仲游予之嘗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害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

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言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求罷而不可

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採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採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其慮後仲游亦坐黨籍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急少事煩以爲戒

光曰處生由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

食以終其身程頤曰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常同觀史畫猶能品題耐煩伯淳問君實能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持更有甚工夫到此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塚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諡什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奸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云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

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
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
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
靖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范祖禹言
光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着
公服執手顛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祖禹嘗
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
爲念豈可不敬耶呂公著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
副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諮曰今爲翰林兼
侍讀虜曰不爲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光初除樞副

竟辭不受時韓琦在魏聞之亟遣人齋書與文彥博
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
之可也似不須堅讓彥博以書示光光曰自古被這
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琦後得彥博書云
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光嘗問邵雍
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光深以爲知言
雍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熙寧前士大夫
未有談禪者偶富弼問法於顓華嚴知其得於圓照
大本本時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乃遣使作頌寄
之執禮如弟子於是一時翻然慕向人人喜言名理

惟光范鎮以爲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說而光尤信鎮遂以爲譏光曰吾豈謂天下無禪但吾儒所聞有不必棄我而從其書耳此亦幾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後因鎮不納乃以書戲之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尚迷又云到岸何須後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理極致本無差別光悟理已到至處乃能知其不異范鎮與光同遊嵩山各携茶已行光以紙爲貼鎮用小黑木合子盛之光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鎮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宋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爲公輔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川郡守歐陽修與爲講學之友後修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謂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

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
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
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
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勤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
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
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
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
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
偏聽獨佞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
頽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

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疎
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二年爲
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
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
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
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
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
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語
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起知審官院帝
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

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刑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元豐五年以疾丐去位除定州安撫使徙揚州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卽位以侍讀還朝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繼父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非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

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卽位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

革未暇與革一聖定者一舉行之民歡呼歌舞咸以為便光堯
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
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
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
者轉上第故科舉益敝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
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
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賔易
以言事許直詆大臣將峻責公著以為言止罷知懷
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願主上春秋
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

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眾莫不歎服三年拜司空
同平章軍國重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
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
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
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二
月薨年七十二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
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
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
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深敏量閎而學粹遇事善決苟
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

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詰長者卽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已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

講便覺已語爲煩其爲名流所敬如此公著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著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釐陳其畧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覆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無諱公著言進講言弒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間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公著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

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著意深切每改容鞠躬如在車之式公著嘗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著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知仁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著以好勇黷武爲戒公著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著不答客愧而退一

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著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答嘉問以蔭入官條例司引以爲屬提舉市易務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於外呂氏號爲家賊

宋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為法至領其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頌諭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

委以政日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
時杜衍老居睢陽冕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
得而親疏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
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
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非老夫以自矜也
故頌後歷政畧似衍云皇祐五年同知太常禮院至
和中文彥博爲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以爲禮
本謂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爲廟祭也
有田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
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

制衣約封爵之令爲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
議若猶未也卽請考案唐賢寢堂祠享儀止用燕器
常食而已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
景靈宮頌謂敕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無可廢
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備周一紀逮事先后祇
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
廟謚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冊之義請祔郭皇
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問
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
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

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為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
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幘哀愍之諡則不為逼矣公
亮歎重遷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
守競頌待之以禮兵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
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即
位召提點開封府軍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
於六鄉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
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公隸之所以臨制四方為國藩
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為
大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縣

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闕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
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又請
以獲盜多寡為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
盜而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其不為盜者縣令也且
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
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
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洵
洵唱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而止
遂聞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還入奏稱善久之擢知制
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

允除監察御史襄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
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
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典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
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
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墮余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
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
官有關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
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
充後為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與
博士員外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

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為襄行不必更
改申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
以來未有此比俸門一啓則士途奔競之人希望不
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
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
求大臨為三舍人歲餘知三州知應天府呂惠卿嘗
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也何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
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入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
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
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通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

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忒

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杜後惠文治之非毫穎臥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劾其故縱貶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羣婢曰博士一日

持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母為婢所誣開封治獄法吏謂李不明言使弒姑法不至死或譖頌欲寬世儒夫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訟人死不可為已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即手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牘以為疑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公文傳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惟薄事頌應曰然以是為泄獄情罷都未幾知滄州州人辭帝曰朕知

卿久然每欲用輒為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朝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陞對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患修書者遷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二年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

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眾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救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

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於眾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元祐初拜吏部尚書兼侍讀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所行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已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嚮則偏偏則為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書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

邊帥遣種人奏得謀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
立契丹宮云紀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
數千擁純心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
知其越境立若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
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
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
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
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
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旣爲監司矣
今因赦令反下遷爲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

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知揚州徙河南
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
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紜
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
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
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
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
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
遺表明日卒年八十二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頌器
局閎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

士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
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爲人言
亶亶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
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爲升俊之路議貢舉欲
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
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疑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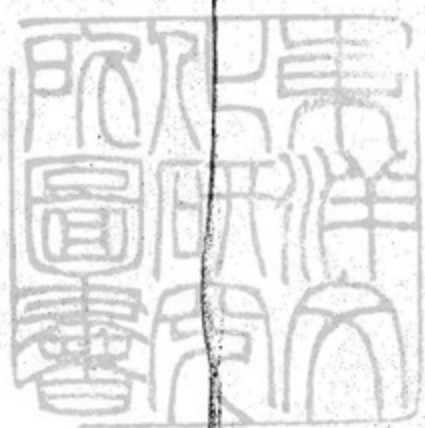


所
圖
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63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宋陳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其所俊卿輿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為無過時公方盛怒其恐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歎服以為不可及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尋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為普安郡



王高宗命摠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肅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雍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畧者為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遷中書舍人時孝宗

志在興復方以閩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克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眾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陳七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所賞罰重名器尊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為未可會諜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為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

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州
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次上疏待罪俊卿亦乞
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中臣湯思退議罷浚都
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
若欲責其後効降旨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實
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
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社稷計願陛
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上悟即令浚都
督且召為相卒為思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
章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元年除吏部侍郎同

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
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窺
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
已即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
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
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逾年授吏部尚書拜同知
樞密院事時曾黷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
出其門及俊卿嘗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
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自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
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覲告真以邁語質於

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覲中外稱快金遺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詣報以誓書云俘虜無亡是兩軍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爲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十一月當郊而書上內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顥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於是劾奏洪邁奸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覲欲召之俊卿曰自出

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機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爲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上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一而以内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

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中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今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材豈爲宮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制授尚書右僕射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守牧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爲樞密使至則以爲

右相俊卿爲左相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民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陳戰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都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指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



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為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為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日青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烈義不越尊俎固已震懼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

曾覲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覲似不欲為此官俊卿曰日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忙願捐私恩伸公議翻快快而去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後音允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劄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克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

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
曾覲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
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明
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
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
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
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覲王抃招權納
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經結勘而內批改正
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
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

日向士大夫奔覲抃
公然趨附十已七八
大非朝廷美事上曰
抑之自今不復從之
諫多出其門毋敢廢
司法度敗天下風俗
亭俊卿去建康十已
無名之賦時御前
奏非便上手劄獎
告老以少師魏國八

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
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
則不敢覲雖時或有請朕多
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
下言臣忘壞朝廷紀綱廢有
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
父老喜其再來為政寬簡罷
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
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
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

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上謝聖恩勿所恩澤及功德勿請諡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諡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正邪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有集二十卷子五人必有志於學終承奉郎朱熹爲銘其墓

宋杜範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少從其從祖燁知仁游從祖受學朱熹至範益著嘉定元年舉進士再調婺州司法端平元年改調軍器監丞明年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一年之蠹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德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

於私聽上本無益之云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
而用之未盡益辭之詞納諫而行之難艱此陛下之
私有未去也和惠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
救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
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
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
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
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
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
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

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
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
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
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巧詞
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
彈墨尚新而已須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
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
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
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
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

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訐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奪其氣

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之詐謀罔上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心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惡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游未達之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

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
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
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監
軍羣聚相剽欲望陛下母以小恩廢大誼母以私情
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以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閹宦
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奸必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
上歸田之請皆不允迺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元兵
徇江陵範乞屯兵蘄其更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
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
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

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
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
耶抑以臣異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
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卽勉而從之否則疎而
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
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
之弊其所彈擊或產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
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
弊滋甚甚至節貼而三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
書不敢執奏見者爲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

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之從而超惡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其與臺諫爲聖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爲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益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薦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旣極論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

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卽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辯臺臣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耶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又極言其寡廉鮮耻旣而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爲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辯之章見其交鬪邊臣以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旣破蕩而欲泛舟五

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府今
又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如臣等言是
卽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卽範奏臣論
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
優遷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
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卽渡江而歸
授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嘉興二
年差知寧國府四年還朝首言旱曠荐臻人無粒食
積券猥輕物價騰踴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
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畧成風已聞

美兵之萌是內憂旣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圖
原羣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
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場之臣肆爲欺蔽勝則張
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
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旣深矣人主上
所恃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彗吐芒方
冬而雷旣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示地幾徧於畿
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饑饉
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謫言載路等死一
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外患之

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為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而邊備廢缺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為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汗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惛憊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為讐而以為德不以彼為罪而以為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惟

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厭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頹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褻之際名為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籠六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拜中書舍人改禮部尚書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

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侶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心誠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

如文臣貼職武臣闕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內降恩澤引前朝杜衍例範皆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爲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範範奏曰三四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

爲是上下堅守則譽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
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
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
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罅抵巇者無所
投其間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
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
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爲帥闔之儲他
職皆然如是則臨事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
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爲褒
朝廷籍記不如以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

許與人覓舉曰懲賊貪自今有以賊罪案上卽行下
勘證果有賊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實跡而監司妄
以賊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賊罪亦
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
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
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
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
中外各修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恩
私而廢法勲舊之家卹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
重閫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

疏爲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架非範所屑爲也珙大感服未幾元軍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計範命羅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

來應卒以捷聞範計功得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傅諡清獻其所著述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

元哈刺哈孫

哈刺哈孫曾祖啓昔禮始事王可汗王可汗與太祖約爲兄弟及太祖得衆陰忌之謀害太祖啓昔禮潛以其謀來告太祖乃與二十餘人一夕逃去諸部聞者多歸之還攻滅王可汗併其衆擢啓昔禮爲千戶賜號荅刺罕哈孫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又雅重儒術至元九年世祖錄勲臣後命掌宿衛襲號荅刺罕自是人稱荅刺罕而不名二十二年拜大宗正用法平允審錄寃滯所活數百人時相請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

里欲遙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二十八年拜湖
南行省平章政事初樞密置行院各省分兵民爲二
奸人植黨自蔽因入覲極陳其不便帝爲罷之因問
曰風憲之職人多言其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
以糾奸慝貪吏疾之妄爲謗耳帝善其言三十年有
旨發湖湘富民萬家屯田廣西以圖交趾哈孫密遣
使奏曰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
將怨叛吏莫知其奏抱卷請署弗荅吏再請則曰姑
緩之未幾使還報罷民皆感悅及廣西元帥府請募
南丹五千戶屯田事上行省哈孫曰此土著之民誠

爲便之內足以實空地外足以制交趾之寇可不煩
士卒而饋餉有餘卽命度地立爲五屯統以屯長給
牛種農具與之湖南宣慰張國紀建言欲按唐宋末
徵民間夏稅哈孫曰亡國弊政失寬大之意聖朝其
可行耶奏止其議大德二年入朝上都成宗繼拜中
書左丞相旣拜命斥言利之徒一以節用愛民爲務
有大政必引儒臣雜議京師久闕孔子廟而國學寓
他署乃奏建廟學選名儒爲學官采近臣子弟入學
又集羣議建兩郊爲一代定制五年同列有以雲南
左丞劉深計信議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

今上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
媳婦國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孫曰山嶠小夷遠絕
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不聽竟發兵二萬
命深將以往道出湖廣民疲於餽餉及次順元深脅
蛇節求金三千兩馬三千疋蛇節因民不堪舉兵圍
深於窮谷首尾不能相救事聞遣平章劉國傑往援
擒蛇節斬軍中然士卒存者纔十二轉餉者亦如之
訖無成功帝始悔不用其言會赦有司議釋深罪哈
孫曰微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
下奏誅之七年進中書右丞相嘗言治道必先守令

近川多不得其人於是精加遴選定官吏賊罪十二
章及丁憂婚娉盜賊等制禁獻戶及山澤之利每歲
車駕幸上都哈孫必留守京師時帝弗豫制出中宮
羣邪黨附哈孫以身匡之天下晏然十年帝寢疾篤
甚入侍醫藥出總宿衛藩王欲入侍疾者不聽日理
機務如故十一年春成宗崩安西王阿難荅乘間謀
繼大統成后及丞相阿忽台諸王迷里皆陰爲之助
時武宗猶在北邊太后及仁宗亦在懷孟未至適武
宗遣脫脫計事京師哈孫令急還報武宗而成后已
密諭通政使哈郎止其驛馬阿沙不花知事急與同

知通政院事察乃謀先日署文書給馬去阿郎聞脫
脫已去方詰問吏閱案牘乃止哈孫密遣使北迎武
宗南迎仁宗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稱疾臥闕下
內旨日數至並不聽文書皆不署衆欲害之未敢發
及仁宗至近郊衆猶未知三月朔列牘請署成后決
以三月三日御殿聽署乃立署之衆人喜莫知所爲
阿沙不花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一垂簾聽政我
等皆受制於人不若先事而起哈孫曰善乃前二日
仁宗詐稱武宗遣使召安西王計事至卽執送上
都盡誅丞相阿忽台以下諸奸臣仁宗以太子監國

與哈孫皆居禁中遣使迎武宗而武宗遲迴不進遣
使還報太后曰非阿沙不花往不可乃遣奉衣帽尚
醞以往至野馬川見武宗備道兩宮意及陳安西王
謀變始末且言太子監國所以備他變以待陛下臣
萬死保其無他武宗大悅解衣衣之夏五月武宗至
自北卽帝位拜太傅錄軍國重事初仁宗之入阿忽
台有勇力人莫敢近諸王禿剌實手縛之以功封越
王三宮盡幸其第賜與甚厚以慶元路爲食邑哈孫
力爭之曰祖宗之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剌
疎屬豈得以一日之功廢萬世制哉帝不聽禿剌因

諧於帝曰方安西王謀干大統哈孫亦嘗署文書由是罷相出鎮北邊以太傅右丞相行和林省事至鎮斬爲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降戶奏出鈔書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食會大雪民無所得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不足則益以牛羊又度地置內倉積粟以待來者浚古渠溉田數千頃沿海屯田教部落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至大元年賜大帳如諸王禮十一月寢疾語其屬曰吾不復能佐理國事矣行省之務汝曹勉之母貽朝廷憂薨年五十二

元康里脫脫

康里脫脫父曰牙牙由康國王封雲中王阿沙不花之弟也脫脫姿貌魁梧少時從其兄獵於燕南使歸獻其獲世祖見其骨器沉雄步履莊重歎曰後日大用之才已生於今卽命入宿衛成宗大德三年武宗以皇子撫軍北鄙脫脫從行五年叛王海都犯邊脫脫從武宗討之大破其衆兵之始交也武宗銳欲出戰脫脫執轡力諫武宗怒揮鞭投其手不退乃止已而武宗與大將朶兒語及之朶兒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之諫可

謂忠矣武宗深然之成宗大慚丞相哈孫稱疾臥直廬中脫脫適以使事至京師卽俾馳告武宗以國恤時仁宗奉輿聖太后至自懷孟既定內難而太后以兩太子星命付陰陽家推筭問所宜立者曰重光大荒落有災旃蒙作噩長久重光爲武宗年幹旃蒙爲仁宗年幹於是太后頗惑其言遣近臣朶耳諭旨武宗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豈有親疎陰陽家所言運祚修短不容不思武宗聞之默然進脫脫而言曰我捍禦邊陲勤勞十年又次序居長神器所歸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爲言天道茫昧誰能豫知

設使我卽位之後所設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之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蓋近日任專之臣擅權專殺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爲是姦謀動搖大本耳脫脫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脫脫承命卽行武宗親率大軍由西道進按灰由中道牀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脫脫馳至大都入見太后道武宗所授旨以聞太后愕然曰脩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出我深愛貪慙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時諸王禿列等侍成曰臣下翊戴嗣君無二

心者既而太后仁宗屏左右留脫脫與語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屬望今聞汝所致言治有讒問汝歸速爲我彌縫闕失使我骨肉無間相見怡愉則汝功爲不細矣脫脫頓首謝曰太母太弟不煩過慮臣侍藩邸歷年頗見信任今歸當卽推誠竭忠以開釋太子後日三宮共處靡有嫌隙斯爲脫脫所報効矣先是太后以武宗遲迴不至已遣阿沙不花往道諸王羣臣推戴之意及是脫脫繼往行至旺古察武宗在馬轎中望見其來趨使疾馳與之共載脫脫具致太后仁宗之語武宗乃大感悟釋然無疑遂遣阿沙不花

還報仁宗卽日命駕奉迎于上都武宗正位宸極尊太后爲皇太后立仁宗爲皇太子三宮協和脫脫兄弟之力爲多脫脫之至京師也武宗嘗命其同知樞密院比還問曾視事否脫脫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未見爲扈從之臣攬取名位誠恐有累聖德是以未敢祇事武宗嘉歎久之知樞密院只兒哈忽在潛邸時嘗有不遜語將寘于法脫脫諫曰陛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爲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爲報仇恐人人自危况只兒哈忽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乃宥之繼海都而王者曰察八兒素服

武宗威名至是率諸王內附詔特設宴於大庭故事凡大宴必命近臣敷宣王度以爲告戒脫脫薦只兒哈忽令具其言以進果稱旨武宗歎曰博爾忽博爾木前朝人傑脫脫今世人傑也卽以所進之言授脫脫及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脫脫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中外翕然稱爲賢相至大三年尚書省立遷右丞相三寶奴等勸武宗立皇子爲太子脫脫方獵于柳林遣使亟召之還三寶奴曰建儲議急故相召耳脫脫驚曰何謂也曰皇子寢長聖體近日倦勤儲副所宜早定脫脫曰國家大計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

大事功在宗社位居東宮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我輩臣子於國憲章縱不能有所匡贊何可隳其成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後日叔當授姪能保之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三寶奴雖不以爲然而不能奪其議也是時尚書省賜予無節遷叙無法財用日耗名爵日濫脫脫進言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賞及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刑獄十有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亟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遂有詔俾濫受

宣敕者赴所屬繳納僥倖之路既塞奔競之風頓衰
中臺有賊罰鈔五百萬緡脫脫請出以賑孤寡老疾
諸窮而無告者宗王南忽里部人告其主爲不軌脫
脫辯其誣抵告者罪宗王牙忽秃徵其舊民於齊王
人不沙部中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牙忽秃齊王懼
奔牙忽秃以避之遂告齊王反脫脫簿問得實乃釋
齊王而徙諸王于嶺南邊將脫大赤請以新軍萬人
益宗王丑漢庭議俾脫脫往給其資裝脫脫謂時方
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不行遂遣丞相秃忽魯二人
往給之幾以激變四年正月爲中書左丞相仁宗卽

位眷待彌篤欲使均逸于外二月拜江浙行省左丞
相是時鐵木迭兒爲丞相欲固位取寵乃議立仁宗
子英宗爲太子而明宗以武宗子封周王出鎮于雲
南人譖脫脫爲武宗舊臣詔逮至京師居數日牀兀
兒失列門傳兩宮旨諭脫脫曰初疑汝親於所事故
召汝今知汝無他其遂還鎮脫脫入謝太后曰臣雖
被先帝知遇而受太后及今上恩不爲不深豈敢昧
所從乎還江浙未幾遷江西行省左丞相英宗嗣位
召拜御史大夫時帖赤先爲大夫陰忌之奏改江西
行臺御史大夫帖赤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徙之

雲南會帖赤伏誅乃解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
薨年五十六至正初追封和 土諡忠獻脫脫嘗
即宣德別墅延師以教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賜
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為設學官其沒也即其中祠
之子九人其最顯者二人曰鐵木兒塔識曰達識帖
睦遜各有傳

泰左編卷二十七



所
圖
書

